

性理大全

諸子  
歷代

卷五七之五九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七

諸子一

老子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

○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

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猶

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橫其失益遠矣

是以無傳焉○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

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老子曰無為又曰無

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是乃有為為

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無思也無為也此戒

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老氏言虛

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

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

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

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

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

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

義禮分而為五也○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

申韓原道德之意

老子窺測天道未盡

言無為飛夫作為

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

明日有影

老子權詐術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七

一

三百四十一



天地何意于

天地彭無物

物而不動理宜

八同或

聖人為能弘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七

二

三頁十

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其亦自賊其性歟○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  
 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  
 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  
 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  
 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也○老子書其言  
 自不相入處如水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  
 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然老子  
 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絕然其原乃  
 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

十分穩便可  
做

這工夫極難  
且本老子氣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  
 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  
 肯做○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  
 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羸了故曰致虛  
 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  
 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谷所  
 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  
 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畫本老  
 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  
 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

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竒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冲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爲性理大全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七

三

三頁全

神常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合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

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間時似箇  
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吾  
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問楊朱  
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  
又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  
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  
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  
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問程  
子云老子之言竊弄闔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  
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

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  
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  
犯手做○程子論老子陰符經可謂言約而理盡  
括盡二書曲折○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  
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  
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  
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問  
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  
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和理也無便錯了○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

也不攙前去做說也不會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狠

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出僻

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

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

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

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

冰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

用○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為句讀

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

不妥貼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問道可道如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七 五 三五八

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

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宰宰地處

那便是衆妙所在又問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曰

從前理會此章不得○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

是那邊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谷神谷只是

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也又云虛而不屈動而

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

是動而不能出矣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

萬物之祖不是牝只是木孔承筍能受底物事如

今門櫺謂之牡鑿則謂之牝鎖鑰便是牝鎖鑰便

上卷

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多有體無用

所存 原仲是衆妙

以 認如是真恒 合神虛而實

六牝

玄是衆妙

谷神變化自然

應

妙理有生之

之意

程子所以取

此之說

聖人執左契

而不責

中空通轉不窮

是牡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是至妙底牝不

是那一樣底牝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罄達焉

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

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

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玄牝蓋言萬物

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

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

○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

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為無則上文自是就

輻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埏埴是一例語某嘗思之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七

六

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

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

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上下車之轂亦猶是也

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

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熒字光也

古字或通用不可知蘇頲瀆解云神載魄而行言

魄是箇沈滯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升舉其說

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魄他全

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

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  
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  
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無  
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  
你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  
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  
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  
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閒時他只是  
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強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如  
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七 七 三百八十一  
取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曰魄是一魂  
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  
靜也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  
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  
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豫兮若冬  
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客老子說話大抵如此  
只是欲得退步占姦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  
莫若嗇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  
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  
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問柔



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說曰他便揀便宜底先占了  
若這下則剛柔寬猛各有用時○問他云禮忠信  
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  
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  
事不將爲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  
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爲柱下史故禮自是  
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說這  
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  
所以如此說○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  
子說話都是這樣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

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  
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得  
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潛說  
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  
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  
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  
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  
會得○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儉德極  
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

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的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嗇只是各嗇之意是要收斂不要放出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脩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為老子不含有資之意不善也

老子與孔子之意不同老子不含有資之意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七

九

三十五

或問如何是天得一以清樂庵李氏曰夫物不一而各有其一如日月之照臨星辰之輝絜風雷之鼓舞雨露之滲漉各有其一而不相亂天惟得此一之一是以清淨無為而化推此言之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亦只是這箇道理且如人君治天下亦何容心哉公卿大夫各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就其職分如此則尊卑貴賤不相混殺好惡取舍不相貿亂天下自然而治

天得此一

下自然

鶴山魏氏曰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

聃氏爲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居  
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爾世有爲老氏而不  
至者初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  
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  
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間抵讖而蕩搖人主之侈心  
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

或問黃老清淨無爲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  
入於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  
潛室陳氏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脈如此

魯齋許氏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七

十

三頁十九

其爲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  
吾道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  
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  
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  
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也後世澆薄  
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濟之如文帝子房之  
所爲是也○老氏以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於禮  
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賊  
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  
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

無何便無忌

吾道大公正

文帝子房之所爲

老氏亦見

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須臾離也  
道指鴻荒之世又謂上德不德皆所見之異不必

槩舉

臨川吳氏曰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萬

物者指動植之類而言有字指陰陽之氣而言無

字指無形之道體而言此老子本旨也理在氣中

元不相離老子以為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

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為二之

非其無字是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

列子

性理大全

卷五七

十一

三百廿

朱子曰列子平淡踈曠○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

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

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

骨髓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

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

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

言則亦有善者○問商關丘之事信乎曰大道不

明於天下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問齊物

老子本旨

老子本旨

張子詆其有無之非

列子平淡踈曠

子思中庸之旨

無本然形容道理之

言則亦有善者

八種竟出  
意處

上音及極必  
然

伯夷死名于  
首陽

莊周非知伯  
夷

性理大全  
之精

康寧近似註  
周

何解處

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邪物理從來齊何  
倚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  
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曾中所得何遂著此論  
也○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  
須看莊子爲他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  
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  
出身處如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  
勢必然

五峯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  
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一 十一 三五五十三  
名可乎周不爲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  
下之大本也

朱子曰莊周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  
不合沒拘檢便九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  
節較穩○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  
相道及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  
處自說然亦止是揚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  
孟子力排之○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  
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  
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

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  
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孟  
子說陳良之非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  
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  
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是  
甚麼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  
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  
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足懸空却  
要答話皆是此意○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最要  
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史記老子傳贊云虛無因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七

十三

三百廿

應變化於無窮虛無是體與因應字當爲一句蓋  
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因論庖丁解牛  
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所見  
無全牛熟○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  
儀則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差善○問野馬也塵  
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  
里底風也是這箇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問  
莊子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此語似  
好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他意思不如此雖  
實而我不知以爲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爲信問莊

生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  
○莊子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  
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  
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邪雲  
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  
而勸是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  
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  
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  
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須理會得只是不做  
又曰莊老二書解注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

義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  
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皆當  
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  
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  
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  
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  
唯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  
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  
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

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  
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  
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  
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  
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  
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  
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  
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爲中之所在而循之其  
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  
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  
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  
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  
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  
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  
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  
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  
即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  
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  
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  
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



何說也

魯齋許氏曰莊子好將未大見趣及義理粗淺處徹說得不知大小無邊際緘滕得深密教人窺測不著讀此等書便須大著眼目與看破休教被他瞞了引了

或問史記稱莊子作漁父盜跖佞以詆訾孔子之徒當時去戰國未遠也而已莫辨其書之異同矣且其書汪洋恣縱乎繩墨之外而乃規規焉局局焉議其篇章得無陋哉臨川吳氏曰得意固可以忘言將欲既其實而謂不必既其文欺也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七

十六

三百三十三

程子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

死一章最佳

已下總論  
老莊列

○問學者何習莊老之衆

也曰謹禮而不達者爲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已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朱子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間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日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

大人如何及  
附節

以刃利斧劈

子不約節

子不約節

子不約節

子不約節

子不約節

子不約節

子不約節

子不約節

子不約節

子不約節

子不約節

子不約節

子不約節

子不約節

子不約節

子不約節

子不約節

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

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李公晦曰莊子較之老

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

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

掀翻說不拘繩墨○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說

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為

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其觀之不是矯時

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

之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

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七

十七

三頁子

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洒○問原壞看來也是學

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周莊仲曰

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了莊仲

曰莊子雖以老子為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

世莊子却不如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

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

甚喜他如此說○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

調了精神發出來麤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

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問程先生謂莊生形容

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

言可取安得  
不取

楊朱之學出  
于老子

關揚朱便是  
關莊老

二帝三王治  
世教人  
以不後世

子云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遠者深看莊子然則莊老之學未可以為異端而不

講之耶曰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

取之如所謂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

盡以為虛無之論而妄訾之也周謨曰平時慮為

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

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

者如何爾○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

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

是闢莊老了○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七

十八

三百八十一

語溫純○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

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

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

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柰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

箇自然相胥為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為無君此

類是也○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

人心治世教民惇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

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

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

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

天地萬物以  
無爲不

清談爲風流  
宗

史百篇習俗  
所核

孟子嘗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百易  
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  
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  
以爲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  
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讎之徒遂爲盜  
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可見其  
虛謬不足稽矣

西山真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  
尚至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  
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裴頠著崇有論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七

十九

三百五十七

以釋其蔽然不能救也陳頤嘗遺王導書以老莊  
之俗傾惑朝廷今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  
從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爲風流之宗國  
子祭酒袁瓌嘗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  
術終以不振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  
之賢不免爲習俗所移終於晉亡而不能革至梁  
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莊老詹事何敬容歎曰西  
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江東復爾江南其  
爲戎乎其後元帝好玄談於龍光殿講老子胡氏  
論之曰老子之言其害非釋氏比也然棄仁義捐

禮樂

不言其面天

上信

清淨

也

一

盛富未及于

教

帝三王化

民成俗之道

禮樂以為道遺物離人趨於澹泊而生人之治

矣或問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又具

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

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之語參曰

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爾此

一語非有槌提仁義絕滅禮樂之失也故參用之

務為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

矣而未及於教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

可同日語哉又况掇拾其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

理有如西晉至使胡羯氏羗腥薰岱華幾三百年

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

漂搖隍柢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

不知監也其亦愚蔽之甚矣又曰自何晏王弼以

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葛玄競相慕效專事清

談糟粕五經蔑棄本實風流疲蕩晉遂以亡又曰

為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

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

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

一軌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子乃曰清談盛而晉

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七

二十

三

四一

子弟能

百萬

一曰致策

說臨戎之

一曰不

墨子

非其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統袴子弟能破百萬兵矣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夫卻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曰清言致效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評不得不辨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

而之他也○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

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

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七

二十一

三百五十五

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

道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

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

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

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

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偽不

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

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管子

朱子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

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

說得太卑直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

內政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管仲當時任齊

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

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

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

并附以他書○問管子中說辟雍言不是學只是

君和也曰既不是學君和又是箇甚物事而今不

必論禮記所謂疑事毋質蓋無所考據不必恁地

辨析且如辟雍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爲學名或以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七

二十一

三百六十六

爲樂名無由辨證某初解詩亦疑放那裏但今說

作學亦說得好亦有人說辟雍是天子之書院

太學又別

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潛室陳氏曰自伯圖之興大

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

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

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

兵之法陽爲治民以欺其人陰爲治兵以壯其勢

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伍脩甲兵大國亦將脩

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

管仲

只是君和

物

性理無出

中之

內政

卷五十七

夷吾巧于用

周玉器之

武人之服

文士亦善

論曰易大

其政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今觀自王家為軌  
軌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為內政自  
伍人為伍軌長率之積而至於萬人為軍五鄉之

帥帥之以為軍令名為內政實則軍令寓焉寓之  
云者猶旅之有寓非其所居而暫居之謂也夷吾  
志在強國內政之作豈在於民乎特假內政之名

以行軍令耳是故外假王政之名內脩強國之利  
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有為為善雖善實  
利有意為公雖公實私成周自五家為比至五州

為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為伍至五師為軍會萬  
姓理大全 卷五十七 二五二 三月六年  
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而無非王道之公夷  
吾之法能髣髴其一二矣獨奈何以詭道行之以

欺其隣國則安得不為伯者之私哉  
孫子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

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  
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揚著書皆不及也以  
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為奇奇變為正非善之

善也即奇為正即正為奇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辨  
曰昔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



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

為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

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

用孔子豈有直采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

非所以為訓也乃謂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

文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子荀

揚著書皆不及是啓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

歟叛吾天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以予觀之

此段本不必辨但其薄三王罪孟子而尊堯舜似

矣乃取孫武之書廁之易論語之列何其駁之甚

歟予嘗謂鄭氏未能真知堯舜而好為太高之論

以駭世若商鞅之談帝道於是信矣

###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

來白撰出○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

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偽作讀

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

渠好左傳便可見○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

取而詞亦不足觀○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

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

卷五十七

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 申韓

或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朱子

曰張文潛之說得之

宋齊丘化書序中所論也

楊道夫曰東坡

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爲我是無君也

### 荀子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七

二十五

三百十八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旣誠矣心安用養邪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禹之所行其所學皆外也○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朱子曰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或  
言性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曰頃是有是物而後  
可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錯可踐履天下事從  
其是曰同須求其真箇同曰異須求其真箇異今  
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問荀子言性惡禮  
偽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  
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慾橫流者爲  
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爲者爲禮所謂  
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  
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偽明矣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七

二十六

一五十一

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反其性矯揉以就之  
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  
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之意也曰亦得  
之

西山真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  
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  
義故最爲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以  
爲惡論禮則以爲爲河其自相戾耶○荀子論心  
如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  
可也若所謂濬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蓋

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汙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後有汙濁耳學者必盡去物慾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今曰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慾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耳其可恃以爲安耶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慾盡理明表裏瑩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者塵滓之伏于下也靜之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藏于中也

董子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七

二十一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

大毛公揚雄

朱子曰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

如正誼不謀利

之類然亦非他真見得這道理○仲舒識得本原如

云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

其具此等說話皆好○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

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問

其以情爲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蓋欲爲善欲爲

惡皆人之情也○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

見得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牆不分明端的○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如此說固未害下云命非聖人不行便牽於對句說開去了如正誼明道之言却自是好問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如何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

權其輕重方盡善無此亦不得只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問諸葛誠之云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曰才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爲之非所以爲訓也固是得道誼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

仲舒本領純

道誼功利關

不送  
智謀之士  
過如此

仲舒本領純

貫行說論

貫不得漢儒  
氣味

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誼矣○仲舒

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誼功利

關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為

之亦不過如此○問正其誼明其道道誼如何分

別曰道誼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誼是就一事上

說誼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

來○問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

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

合義是乃所以為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

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一

二十九

三原

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

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仲舒本領純正如

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

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

畏未必得○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脫不得漢儒

氣味

西山真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

外如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

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

二條最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

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

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

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

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源者至謂有國者不可

不知春秋其言亦有禱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

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

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其質

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

無慚於苜蓿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

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歎

哉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七

二十

三

以美中之固斯賢矣然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

容如矩矱立中矯蹇然哉中五卒老于家以其質

其斷不許兩昧觀至五良率于太公孫弘以阿意

不啖春炊其言亦直矯然其本則謙其其張容止

率非之意其謂隨味其本感善至謂有國者不可

豈謂謂浪而父其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順天命

習長也秦蕪以不末有端之善而仲舒能言之此

豈善也辭之論語之味又守中守道之謂學焉於

世系之言有補于世

仲舒之言有補于世

仲舒之言有補于世

仲舒之言有補于世

仲舒之言有補于世

仲舒之言有補于世

仲舒之言有補于世

仲舒之言有補于世

仲舒之言有補于世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八

諸子二

揚子

程子曰林希嘗謂揚雄為祿隱揚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曰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為之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一

三百四十一

於曆法雖有合只是無益○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則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揚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喪儒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于不虞以保天命孫于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

性理大全

性理大全

性理大全

性理大全

性理大全

性理大全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子之失

龜山楊氏曰揚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

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

類非得已者乎○楊子雲云明哲煌煌旁燭無疆

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孫于不虞以保天

命欲以苟容為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

作其及是乎○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

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為高百

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龜勉於莽賢

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楊子

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搥提仁義絕滅禮樂

則無取若以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救

時反本之言為可取却尚可恕如言失道而後

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

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有取此自是楊

子不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楊

子之失

龜山楊氏曰揚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

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

以反說約也為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

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

將何守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二一

三百五十五

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爲不妄○楊子雲  
作太玄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  
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  
變而爲六十四者只爲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  
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問  
揚子避礙通諸理之說是否曰大槩也似只是言  
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看  
道理當何如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學之  
爲王者事不與上文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二

兩十五

舜尼有王者  
之德  
作一處稱揚  
總差別處是

道理所以下文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  
以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問仲尼皇皇如何曰  
夫子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處稱  
揚○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晷影也猶影之隨  
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星  
而應○楊子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  
于東其遡於日乎載者加載之義如老子云載營  
魄左氏云從之載正是這箇載字諸家都亂說只  
有古注解云月未望則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  
既望則光消虧於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而

未盡此兩句盡在其遡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爲  
主月之光也日載之光之終也日終之載猶加載  
之載又訓上如今人上  
光上采色之上蓋初一二間時日落於酉

月是時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落酉則月已在午  
至十五日相對日落於酉而月在卯此未望而載

魄于酉蓋月在東而日在酉日載之光也及日與  
月相去逾遠則光漸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蹉

過日却在東月却在西故光漸至東盡則魄漸復  
也當改古注云日加魄於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

於西面以漸東盡其載也日載之其終也日終之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一 四 三十一

皆繫於日又說秦周之士貴賤拘肆皆繫于上之

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於日也故曰其遡於日

乎其載其終皆向日也温公云當改載魄之魄作

朏都是曉其說不得○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

玄曰潛心于淵爰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

也乃老氏說話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

不足者乃益以躋羸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曰

此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堆之蓋有氣而無

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

言他地位至此耳○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

謂人必食  
六日下不足  
不乃論以躋  
固不是如  
卦氣如  
用亦取  
太玄中

有二三

方底物

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

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

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

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揚雄也是學焦延壽

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今人說焦延壽

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却是學他○天地

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

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

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太玄甚

拙歲是方底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筭不著○太玄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五

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太玄中高處只是

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太玄

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傍陰

陽消長來說道理

或問易與太玄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

倍法太玄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玄卦八十一

太玄模放周易只起數不同耳先儒謂將易變作

十部太玄亦得但無用耳

西山真氏曰揚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

之一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照知四方惟精粹

太玄之說康

節深取

太玄依傍陰

陽消長道理

易是加一倍

太玄起數不

字最宜

此

天地造化之  
自然

太玄擬易  
卦易

文中子  
卷之十一

故萬物作類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  
潛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也  
臨川吳氏曰揚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

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  
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二而九九而二十七二

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毫  
知力無所與於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

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  
之屬雖流而入於技術尚不能外乎易之為數子

雲太玄名為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起數之法既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一 六

非天地之正又強求合於曆之日每首九贊二贊  
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

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踦贊以當半日  
又立一贏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文中子

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  
傳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  
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  
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

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女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王通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傳會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以來制誥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問文中子云圓者動方者靜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朱子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為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七

三四七

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却不去學却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今要去揣摩不得○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難分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蕢等人他也有許多人便是粧點出來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處極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釋問過法言否曰大過之○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

河汾

學

文子  
卷五十一  
後世

凡五  
要語  
做

不泚後正  
誠意做出

文中  
子  
寫  
籍

張本  
文  
子  
寫  
籍

道理只有  
許  
許  
許

一箇人恁地  
三  
三

陸機史取陳壽曾將陸機文來看也是平正○房

杜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

氏子孫自記亦不應當暗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

者何故盡無一語言及其師兼記其家世事攷之

傳記無一合者○文中子看其書或裝點所以使

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見有者

兼是他言論大綱雜伯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

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

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爲自張本

做雜伯茲基問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大

臣之義命訓對讚議誠諫有七如何曰這般所在

極膚淺中間說話大綱如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便

喚做好都不識如云晁董公孫之對據道理看只

有董仲舒爲得如公孫弘是不好晁錯是說箇甚

麼又如自叙許多說話盡是夸張考其年數與唐

敏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

相處一箇人恁地自標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

○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

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

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爲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

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為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攷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為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為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為他之堯舜考其事跡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歛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一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九

太公家

李翱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

文中子有耳

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

益涉大

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顯者以

意思

為重耳○問文中子之學曰他有箇意思以為堯

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著問

他續詩續書意是如此因舉答賈瓊數處說曰近

日陳同文便是這般說話他便忘程先生說帝王

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

話說得他病處問元經无可疑只緣獻公奔北便

以為天命已歸之遂帝魏曰今之注本是阮逸注

五下



後漢書亦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龔鼎臣別有一本注後面叙他祖都與文中子所說不同說他先已仕魏不是後來方奔去又問他

說權義舉而皇極立如何曰說權義不是義是活

物權是稱經義是稱星義所以用權今似他說却

是以權為嫂溺援之之義以義為授受不親之禮

問義便有隨時底意思曰固是問他只緣以元經

帝魏生此說曰便是他大本領處不曾理會縱有

一三言語可取但偶然耳其續經猶小兒豎瓦屋

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問

文中子說動靜見天地之心說得似不然曰他意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十一

思以方圓為形動靜為理然亦無意思而今自家

若見箇道理了見他這說話都不曾說一般○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

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

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

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一已之憂疑故

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一

已之憂疑○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

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

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

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  
 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  
 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攷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  
 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  
 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條然而  
 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為不然而但為模  
 仿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  
 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為  
 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生乎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一

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  
 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  
 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  
 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  
 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  
 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  
 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  
 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  
 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  
 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為晚也若能於

以聖賢之言  
於已任

文中子天資  
與心

中說以規模  
之大略

陸北校功德  
德

卷五十八  
春秋

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則其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托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三十一

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彜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文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旣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

卷五十八

工不難楊優

子榮之學木

行義老

伊瀆之西廡  
近于正

齊以黃老  
有之而遺

而便自

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  
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  
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  
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  
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  
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為而非仲淹之  
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  
啓之則亦不得為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  
不得為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楊韓氏亦有可得而  
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十三

言

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  
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  
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楊仲淹  
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文士  
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  
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  
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  
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  
歎哉○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  
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

三代如何發

三代發明義

三代發明義

三代發明義

三代發明義

三代發明義

三代發明義

三代發明義

三代發明義

三代發明義

三代發明義

三代發明義

三代發明義

三代發明義

三代發明義

三代發明義

三代發明義

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

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

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

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

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

錄三代之書誥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

以粲然可為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

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

他箇樣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一 十四 三百五十一

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

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楊

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問王氏續經

說荀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董觀其書則固嘗

往來于王氏之門其後來相業還亦有得於王氏

之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萬一其規模

事業無文中子髮髻其常說房杜只是箇村宰相

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規模誠有非後人之所及者 韓子 總論荀楊王韓附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爲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竒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然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韓愈亦近世

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朱子曰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問博愛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只是不子細看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後段云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却甚有義○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便盡得仁曰只爲他說得

用又遺了體○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  
行底非是說道體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  
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  
天者○問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虛位之  
義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  
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  
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  
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爲吉德凶人  
則爲凶德君子行之爲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爲小  
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

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  
○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  
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箇如  
此他資才甚高○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  
如言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  
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爲性者五是他實見得到  
後如此說邪爲復是偶然說得着曰看他文集中  
說多是閒過日月初不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才  
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却差了○  
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

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着一生字便是帶着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着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說箇影子○問讀墨篇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曰未論孔墨之同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可以對待言也以此而論則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爲孔子者○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以爲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方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問觀昌黎與孟簡書其從大顛是當時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解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真箇是有崇信



底意他是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黃義剛曰韓公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會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安排位次是恁地如原道中所謂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爲宮室爲城郭等皆說得好只是不會向裏面省察不會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龐處去不見得原頭來處如一港水他只見得是水却不見那源頭來處是如何把那道別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於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故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却不是從裏面流出平日

只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爲事及貶潮州寂寥無人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博戲見一箇僧說道理便爲之動如云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顛與他說箇什麼得恁地傾心信向韓公所說底大顛未必曉得大顛所說底韓公亦見不破但是他說得恁地好後便被他動了陳安卿曰博愛之謂仁等說亦可見其無原頭處曰以博愛爲仁則未有博愛之前不成是無仁黃義剛曰他說明明德却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地曰他也不曉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識

原頭來處了又曰孟子後荀楊淺不濟得事只有  
箇王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  
十分不能止於至善也曰也是○問韓子稱孟子  
醇乎醇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子謂韓子稱孟子  
甚善竊謂韓子旣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爲大醇則  
其稱孟氏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真見得到  
曰韓子說荀楊大醇是泛說與田駢慎到申不害  
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爲大醇韓子只說那一邊  
湊不着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着  
這一邊程子說荀子極偏駁楊子雖少過此等語

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今若不會看荀子楊子  
則所謂偏駁雖少過等處亦見不得○問昌黎學  
者莫是李翱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問  
渠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龕迹至說道理  
却類佛又問退之見得不甚分明曰他於大節目  
處又却不錯亦未易議問莫是說佛道是否曰亦  
不止此他氣象大抵大又歐陽只說韓李不曾說  
韓柳○韓退之著書立言詆排佛老不遺餘力然  
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僧莫之詞則其  
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

矣其不能不以深服其心也宜哉○韓退之歐陽  
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  
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  
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韓退  
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却是  
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北溪陳氏曰韓公學無源頭處如原道一篇鋪叙許  
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  
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內省處殊  
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  
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  
不覺爲大顛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從遊而忘  
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西山真氏曰唐史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等  
數十篇皆與衍闕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  
六經云又曰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  
助爲恠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代之惑雖蒙訕  
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  
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  
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爲不少矣

聖人有道必  
及器

起之大用聚  
然便明

解于之功

荀揚說其道

隱可任不可

自愈沒其言大行學之有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

半蓋史氏存乎獎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歟又曰昔者聖人言道

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為

糝糠天倫為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

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二十一 三十一  
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程子曰荀楊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已下總論荀楊王韓

○荀卿

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楊子

雲仕莽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

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駭矣然韓子責人甚恕○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

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

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楊子然亦難看○諸子

荀子好處勝似楊子

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

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問荀子資

荀子剛明底

質也是箇剛明底人曰只是麤他那物事皆未成

人

箇模樣便將來說問楊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細

楊子走入老莊窠窟裏去

臆曰楊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

清靜寂寞之說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說靈根之說

之類亦只是老莊意思止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

性理大全

卷五十一

二十二

三百五十一

○問東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

一不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

荀子要人修身立此說

言其惡他莫只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說曰不須理

緊白何須辨

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

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辯荀楊

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

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韓退之謂荀楊大醇

而小疵伊川曰韓子責人甚恕自今觀之他不是

責人恕乃是看人不破今且於自己上作工夫立

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辯○問楊子與韓文

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

文公見錄  
大意分明

宋玄拙工太

道頭不是如此

揚子添兩作  
三

看他裏面排  
得字音  
就上面說些

好處一似  
聖人  
許多事相湊  
得好

恁就點不符  
許多

問程子問楊子  
問學實論

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

揚子雲為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

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

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

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

而四自四而入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却添

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

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

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

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總自說了不待後人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二十三

三百八

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些道理亦

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

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

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

說話又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

來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

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湊得好如見其荷蓀隱

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

點來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是論世變

因革處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揚子之學實韓子

子之學處  
多子不如韓

多

雲所見多  
得之老氏

温公能喜太

玄

子雲何敢望

退之勝似子  
雲

退之見到處  
其峻絕也

退之所見  
其及

舒自

雲不是道

之學華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閒雜言語多故謂

之華若楊子雖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揚子雲

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得之

老氏在漢末年難得人似他亦如荀子言語亦多

病但就彼時亦難得一人如此子雲所見多老氏

者往徃蜀人有嚴君平源流問温公最喜太玄曰

温公全無見處若作太玄何似作曆老泉嘗非太

玄之數亦說得是又問與康節如何曰子雲何敢

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却見得大

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三十四

三百十

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微細密伊川

謂其學華者只謂愛作文章如作詩說許多閒言

語皆是華也看得來退之勝似子雲○問程子言

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如何曰只以言性論

之則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

之見得到處却其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

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

及也○嘗令學者論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

之四子優劣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

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

起  
貼原這不

不可一作慎

是之乎大體  
看這好

學者多主退之曰看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以天  
 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  
 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  
 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  
 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  
 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  
 使王庭湊事自審能多後定做詩博奕酣飲取  
 何容易也  
 那原道不起至其  
 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為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  
 只是要討官職而已○問荀楊王韓四子曰凡人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二十五

三百十

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  
 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  
 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  
 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  
 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  
 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  
 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為人則愛而公  
 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  
 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  
 工夫都空疎更無物事撐柱襯簞所以於用處不



卷五十八  
學  
子  
根  
脚  
淺  
然  
却  
是  
以  
天

學者多主退之曰看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以天  
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  
思慮來雖是卑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  
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  
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  
做始終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  
以為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  
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  
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為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  
只是要討官職而已○問荀楊王韓四子曰凡人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二十五

三百七

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  
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  
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  
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  
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  
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  
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為人則愛而公  
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  
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  
工夫都空疎更無物事撐柱襯簞所以於用處不

不可一律觀

是之乎大體  
焉見得

甚可人意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  
相如揚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  
識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  
庸君暗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  
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  
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是黃老某嘗  
說揚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黃  
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足  
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  
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予決如其為人荀揚二人自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二十六 三五八十

不可與王韓同日語問王通病處如何曰這人於  
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  
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為做周  
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續書元經又要做孔  
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  
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  
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  
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  
欲取漢魏以下者為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  
為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為續詩續得這般

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精  
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  
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  
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  
君牙罔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  
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  
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  
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  
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  
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

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  
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  
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捉幾箇公卿大夫來相  
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  
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  
如此便胡亂捉別人來爲聖爲賢殊不知秦漢以  
下君臣人物斤兩以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  
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  
好自夸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  
之過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

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續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啓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勗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揚又夙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革施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會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

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會子細讀書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做他死時只三十餘歲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問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

許多須真有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  
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  
非凡人矣

### 歐陽子

蘇氏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  
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  
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  
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  
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  
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二十九

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  
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  
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  
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  
蘇氏轍曰公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  
號太學體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  
爲貴比之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牘出怨議紛然  
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  
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

卷

推尊愈孟子  
以達于孔氏  
天下公然師  
尊

今之韓愈  
斯文終有愧

于古

歐陽子之功  
爲多

文章自是復

性  
一  
寫篇

八性  
一  
添一物

堯舜所以為  
萬世法  
與聖賢作處  
天地懸隔

歐公以文人  
自居

歐公文天地  
之妙

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  
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于變萬化只  
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  
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  
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別是非利  
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  
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  
只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  
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三十

地懸隔

問歐公如何朱子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  
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  
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  
飲酒戲謔度日○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  
力亦衰○言行錄曰公於古文得之自然非學所  
至超然獨驚眾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  
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迹自極其工

蘇子 王安石附

朱子曰嘗聞之師云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

窮理不可  
論

校本塞源以  
學者之聽

求道者不可  
不講

兩得門

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

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

論也○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

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

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

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

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

化而無以自還○或謂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

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

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旣取其文則文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三五

三

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

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

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

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

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

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

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

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

者幾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旣

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

孰能禦之○答汪尚書書曰蘇學邪正之辨終未

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

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

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

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

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

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

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根

本亦安得不為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

石之正龜山猶以為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况如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三十五

三十一

蘇氏以邪攻邪是束縕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

為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為蘇氏乃習氣之弊雖

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

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

而心正見於行事發于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

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楊韓掩迹顏孟

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

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穿

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

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

學期相枯

率子弟以攻

父母

信枝葉而疑

根本

束縕灌膏

學以知道為

本

王氏重得罪

於聖人之門



自以爲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爲正文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王氏者特天下未破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爲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爲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按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

蘇氏學  
蘇氏學

蘇氏學

蘇氏學

孟子知至是夫

簡靜與有道

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為申韓儀衛而蘇氏學不正

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

舍先後必將有在矣○答程允夫書曰來書謂熹

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

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熹則以為道一而

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粗

為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

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

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

切雖欲為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三十四

三十四

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

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為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

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為有道則與子

張之指清忠為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

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况蘇公雖名簡靜

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

傾范忠宣公而以已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

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為哉此非熹之

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

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易也二程之學始

洗垢而索之  
子之癖

程氏之學  
誠爲宗

蓋博主人之  
蔽

此此此  
此此此

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  
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  
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及其中歲流落不耦  
鬱鬱矢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  
以比程氏正傷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  
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癖也又謂程  
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  
謂之盜况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竊異端之  
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  
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裁抑之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三五五 三十一

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  
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  
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跡之間反覆  
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  
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已也凡  
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  
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  
之悖日徃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  
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  
侈麗闕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

曰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  
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  
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  
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爲明道墓表曰學  
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  
見斯名之稱情蓋爲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  
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  
使邪正真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  
所向况欲望其至之乎又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

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辭意矜豪譎詭

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  
嘗不喜然旣喜未嘗不厭徃徃不能終帙而罷非  
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  
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  
無惟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又曰東坡善議論  
有氣節○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  
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  
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  
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或謂蘇程之學  
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爲姦程氏以蘇

氏爲縱橫以某觀之只有荆公脩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人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而言楊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

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飢飽嘗記一書載

公於飲食絕無所嗜唯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爲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爲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汗似所不卹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卽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爲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

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  
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  
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  
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爲無稽游從者從而和  
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  
未出兼是後來羣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  
箇好○又曰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顏子  
方之某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  
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  
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  
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槩舉但其辯足以文  
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爲所眩耳某數年前亦  
嘗惑焉近歲始覺其繆○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  
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  
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  
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  
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  
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  
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

截底議論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八

性理大全

卷五十八

三十八

三百七十五

性理大全書卷之五十九

歷代一

唐虞三代

堯舜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泰山雖高矣絕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

龜山楊氏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徽五典則五

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則四門

性理大全

卷五十九

一

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爲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爲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己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爲然後能有爲也非有爲之難其不爲猶難矣

禹

南軒張氏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己又曰禹之爲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湯文武

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  
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或問高宗之於傳說  
文王之於太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信也故假夢  
卜以重其事曰然則是僞也聖人無僞

或問湯之伐桀也衆以爲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  
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清者也龜  
山楊氏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衆有不悅之言憚  
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  
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湯  
性理大全 卷五十九 一一 三五十一  
雖欲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紂猶有天下三分  
之一民猶以爲君則文王安得而不事之至於武  
王而受罔有悛心賢人君子不爲所殺則或爲囚  
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爲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  
不得已也由此觀之湯非樂爲任而文王非樂爲  
清也會逢其適而已

宣

華陽范氏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  
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征伐  
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言不至



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險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伊尹 傳說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傳說之築于巖天下之事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明其在我者而已

朱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翻然而徃便以天下之重爲己任是一截人

性理大全 卷五十九 三 總論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奪與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

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張子曰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  
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  
人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華陽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管  
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爲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其  
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  
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  
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聞王室得罪於天下故  
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  
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  
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  
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  
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

五峯胡氏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  
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  
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爲大而處之也難矣

唐齋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  
堯舜有子之不肯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  
使己子之不朱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

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  
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已私無與  
也

春秋戰國

魯衛

程子曰蒯賸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父  
而不與共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稷而  
身從父則義矣

五峯胡氏曰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後  
本可正而未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有一  
時之功終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然大綱  
無定體各隨其時事故魯莖之大綱在於復讎也  
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讐不復名不正雖有仲  
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

管仲

或言使管仲而未死內嬖復六人何傷桓公之霸乎  
程子曰管仲爲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蠱也旣蠱  
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蠱心於女色而能盡  
心於用賢也

涑水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

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爲小也愚以爲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偃然自以天下爲莫已若也朱紘而鏤篋反玷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楊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性理大全

卷五十九

六

三五五

荀息

涑水司馬氏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君所倚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

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狐偃 趙衰

西山真氏曰狐偃趙衰晉文之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矣然聖賢修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也請王者之隧圍天子之邑勤天王之符使二子嘗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義禮適其君詎至於是哉以行事考之惟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人而性理大全 卷五十九 七 二〇二八

趙文子

東萊呂氏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裘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白刃在前毅然責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西山真氏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

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惰形焉其視畢公弼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

不謂然

才謂也

才治

凡八衍古人

一節得古人

推賢遜能之

孔門之所羞

子論言論詞

子論非舅犯

所及

文中呐呐不

出諸口

談笑當裘甲

也

趙文子口

子之勇何

相去之遠耶此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爲不然則昏於參養敗於戕賊未老而已然矣有志之士可不戒諸

### 子產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爲然是他不達爲國以禮底道理徒恃法制以爲國故鄭國日以衰削朱子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觀他與韓宣子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皙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得便只含糊過亦然當時列國世卿每國須有二兩族强大根株

性理大全

卷五十九

八

三四十

盤互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不得不比如今大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謗之說只是要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不是你不是又如魯以相忍爲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

西山真氏曰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

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回斡首肯人  
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猶不可令  
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旣稔者  
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  
自子南逐子皙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  
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  
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考其所  
爲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  
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  
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  
物爲職者當觀法焉

商鞅

或問商鞅說孝公帝王道不從乃說以霸道鞅亦不  
曉帝王道但是先將此說在前者渠知孝公決不  
能從且恁地說庶可以堅後面霸道之說耳朱子  
曰鞅又如何理會得帝王之道但是大拍頭去揮  
那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他恁地說只是欲  
人知道我無所不曉○問關阡陌曰阡陌便是井

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問南北  
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一箇橫一箇直  
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十箇涂恁  
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  
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  
地開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  
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田  
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  
開乃開闢之開也

或問商君初變法秦民不悅言不便者以千數令行

恒理大全

卷五十九

十一

之後秦道不拾遺鄉邑大治秦民後來言令便潛  
室陳氏曰始言不便猶是三代直道之民終復言  
便則戰國刑戮之民矣不下毒手如何得他合口  
當看商鞅行法始末○問秦謫戍法先發更有謫  
籍及贅壻賈人又父母有市籍者所以重困商賈  
何故曰秦自商君立法欲民務農力戰故重耕戰  
之賞以商賈務末不能耕戰故重為謫罰以抑之  
所以立致富彊

樂毅 孫臏

或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爲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



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朱子曰這只是他每愛去立說後都不去攷教子細這箇是那田單會守後不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潛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潛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來分他底連忙發遣了他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更是那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二城樂毅不是不要取他也煞費氣力被他善守後不奈他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一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政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

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他當時那鼎也去扛得來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取不得及騎劫用則是大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箇小術數子便乘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不奈他何○樂毅言即墨之圍乃用師之道適當如此用速不得又齊潛王人多叛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復惜之不忍盡亡其國即墨又有田單故下之難使毅得盡其策必不失之

或問孫臏料龐涓幕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沈  
憫曰使其不燭火看白書則如之何曰臏料龐涓  
是箇絮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人他曉  
得必不看下智馱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  
看則墮其機矣嘗思古今智士之謀略詭譎固不  
可及然記之者能如此曲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  
其智亦不可及矣

毛遂 趙括 魯仲連

潛室陳氏曰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徒而  
卒能奮身決起著名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能以  
有激乎吾觀戰國游士所以策名當時致身將相  
快平生之憤酌夙昔之願徃徃皆因所激而能致  
之蘇秦之相六國其家激之也張儀之相秦其友  
激之也范雎談笑而取秦柄其讐激之也故善用  
人者於其凌厲頓挫之時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  
則雖尋常之人皆能以自效於尺寸如其習安於  
參養之餘而生平之意願已足則雖奇人節士亦  
或無以自見也

趙括虛張無實言大而才踈其父母知之趙廷之  
臣知之而敵國之人亦知之獨其君不之知者蓋

當是時應侯行千金於趙以爲反間是必左右近  
臣陰受秦賂相與蒙蔽主知故其君不悟至此人  
多以名用人失之趙括不知括之在趙未嘗以名  
聞也使括而以名聞於趙則秦當忌之矣而胡爲  
利括之爲將也是括虛張踈繆之實已久聞於隣  
國其主不知之耳○問趙長平之敗曰長平之敗  
豈不哀哉此不惟一趙括爲之兵端一開平原君  
實爲之也蓋當是時秦嘗有事於魏韓而馮亭欲  
嫁禍於隣國故以上黨自歸於趙夫秦拔野王而  
上黨路絕是上黨之在韓也有已亡之形而秦有  
垂得之勢今韓以空名歸趙實欲嫁秦兵於趙此  
蓋馮亭狙詐之術耳夫秦日夜勞心苦力以蠶食  
於韓今上黨有垂得之勢而趙乃欲安坐而利之  
則雖疆大不能得之弱小而弱小顧能得之疆大  
乎且無故之獲有道之所深憂也非望之福哲人  
之所甚禍也平原不見天下之大勢暗於狙詐之  
術棄龜鑑之名言而自速危亡之禍則長平之敗  
豈獨趙括爲之哉

魯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踈節憤激陳義有  
非策士所能及者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

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人之羈繫而豢養於鞬圈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者惟其有所欲故也戰國將士大抵不勝其利欲之私心擔簦而往鼓篋而遊夫孰非有富貴之心者故一受人之羈縻甘人之豢養則雖有竒氣踈節將無所用之而俛首帖尾碌碌人下者往往而是也尚何望其憤激陳義哉仲連惟不見其所欲故不受人之羈縻不甘人之豢養是以高飛長嘯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爲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竒之矣

性理大全

卷第九

十四

藺相如

龜山楊氏曰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爲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押闔之微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情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壯其爲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直也相如區區掉三寸舌入睚眦不測之秦卒能以完壁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摩

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  
且秦趙之不敵蓋雄雌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  
璧之重而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  
然則趙之有璧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  
趙之君臣計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彊耳夫  
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  
者至棄國而逃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  
出此乃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  
轍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  
秦知趙璧終不可得則欲徼幸不死難矣若是則

尚安得爲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  
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爲之祟也然則全璧歸趙  
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方趙王之  
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絕秦望則  
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雖無往可也傳曰智者慮  
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三者一闕焉則危事  
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相如爲趙卿相  
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喘焉乃欲以頸血濺  
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嗚呼周  
道衰士無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足追議其

失哉予於相如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爲之論著云

或曰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可謂賢矣以某觀之使相如能以待頗之術待秦乃爲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強今乃欲以匹夫之勇特區區之趙而鬪強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朱子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段取他說他不是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太槩與公說相似說相如不合要與秦爭那璧要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爲寶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之屬爲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口恁休了

東萊呂氏曰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

君廉頗出犇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荆之悔

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真悔也悔不發於已而發於

人烏可久邪○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

畏秦者為其與秦接境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

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

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說韓魏

敢出此語乎此蘇秦之所以為蘇秦也○蘇秦張

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遣儀乃以

術而激儀何邪蓋平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

性理大全 卷五十九 十七

事不可以情告也

### 屈原

朱子曰屈原之心其為忠清潔白固無待於辨論而

自顯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說所

能全故君子之於人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

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况如屈子

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

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

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其大節則其他

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

廉頗非真悔  
廉頗悔不發  
於已而發於  
人

蘇秦所以說  
齊秦  
高秦不以情  
遠以術激

臨事不可  
情告

屈原

屈原

過于十

可以

之樂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  
說哉

范雎

涑水司馬氏曰穰侯相秦秦益彊宰制諸侯如嚴主  
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  
雎非能為秦忠謀亦非有怨於穰侯也欲行其說  
而穰侯適妨其路故控其喉拊其背而奪之位秦  
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母弟况穰侯何有哉  
穰侯雖擅權未至如雎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  
以此夫

性理大全

卷五十九

六

總論

庸齋許氏曰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人材有一節  
一行之可稱者固難以指而數若夫宏碩之器明  
敏之識端實之行正大之議論未嘗不相望于世  
今試舉其材美之著者言之如齊之鮑叔管仲晉  
之舅犯先軫卻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薦賈  
秦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此十數輩者皆  
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捍災而制變皆足以繼  
絕世而興治平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  
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有出其右者然



考諸人之事業其大者僅能輔其君以主夏盟餘皆保全境內幸免社稷之變遷而已遂使後之議者謂其規模淺狹皆無能用於天下而止足以用一國斯言也果足以病諸人乎愚竊以爲春秋之時吾道與元氣會合者皆支離於光岳之分裂天綱地維一墜而難振民彝國政一壞而難修事物統類一紛亂而未易以整齊當是之時陰陽氣運之厄方有以成吾道之厄雖有偉人特起欲以天下爲己任吾知其材力無所施

秦

始皇

性理大全

卷五十九

十九

或云秦始皇用王翦將兵伐楚翦請田宅甚衆或者非之翦曰王怛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盡以委我儻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則王疑我矣范陽張氏曰君臣至於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三綱五常旣已淪斃使秦皇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

或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朱子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他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兒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絕滅都盡所以犯天下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聞姓理大全

卷五十九

二十

智愚男女盡要起而亡之陳涉便做陳王張耳便做趙王更阻遏他不住漢高祖自小路入秦由今襄陽金商藍田入關項羽自河北大路入關及項羽盡殺秦人想得秦人亦悔不且留取子嬰在也

茅蕉 陳勝

潛室陳氏曰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而後來之輸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皆貴戚之卿也非必皆析秦之圭皆儋秦之爵也又非必皆秦之所產皆直言之士也而爲是奮死而不顧

蓋生乎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之士仕於危亡之朝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常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遊人之所不能泳與濟俱沒與汨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爲工耳若夫潢汗行潦窮翁稚子可褰裳而濟彼豈以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出而愈竒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頷下而取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蕉者亦幸矣

陳涉之王也其事至微淺然縉紳先生抱祭器而

往歸之張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

性理大全

卷五十九

二十一

之舊史按其行事謂其不幸如是而致敗設不如

是其事當復如何耶至其再三致意也猶曰其所

置王侯將相竟足以亡秦且涉所置王侯將相微

矣而史誇之若曰夫涉起謫戍而首事志在免死

而已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其用軍行師未嘗

有一日之規徒不勝其憤憤之心決一旦之死爲

天下首事蓋未知烏止誰屋也在天下後世正不

當以興王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至今尚論涉

事者猶惜其孰得而孰失也吁亦悲矣天下苦秦

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畧盡乃其所不慮

之戊卒猶能爲天下而首事雖其人物卑陋事至  
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積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  
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總論

五峯胡氏曰一氣太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  
湮入消物盡舊迹亡滅定所以爲鴻荒之世歟氣  
復而滋萬物化生日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  
有以齊之則爭敦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  
齊之也封井不先定則倫理不可得而敦堯爲天  
子憂之而命舜舜爲宰臣不能獨任憂之而命禹

性理大全

卷五十九

二十二

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辨土田肥瘠之等而定之  
立井牧多寡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  
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氏之所  
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侵弱智  
許愚禹之制浸墮浸紊以至于桀天下大亂而成  
湯正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之舊而  
人紀修矣此殷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  
物大侵小強吞弱智詐愚湯之制浸墮浸壞以至  
于紂天下大亂而周武王征之明其等申其制正  
其封以復成湯之舊而五教可行矣此周之所以

至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吞小強侵弱智詐  
愚武王之制浸墮浸亂先變於齊後變於魯大壞  
於秦而仁覆天下之政亡矣仁政既亡有天下者  
漢唐之盛其不王人也非天也其後亡天也非人  
也噫孰謂而今而後無繼三王之才者乎病在世  
儒不知王政之本議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道而  
反以亡秦爲可法也

或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朱  
子曰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爲齊晉所軋不  
得伸到戰國時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興

性理大全

卷五十九

二十三

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  
以強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  
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  
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  
雎傾穰侯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強豈  
不是會○問溫公稽古錄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  
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之論曰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某竊謂秦以虎狼并  
天下設使守之以道且不可保况又非其道耶論  
者不當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

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之宜則彼自處而取之逆者既不可及矣吾乃可

今且試以身處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

也乃爲既得之後而謀以爲如是則或可以守耳

立論非爲攻取者謀以爲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

也曰賈生溫公之論若究其極固爲有病然彼其

